

## 語義類型辭格辨析

### Discriminating Rhetorical Figures of Semantic Types

魏聰祺\*

Tsung-Chi Wei

(收件日期 108 年 3 月 10 日；接受日期 108 年 6 月 3 日)

#### 摘 要

語義飛白、詞義雙關、衍義析字之演化、語義仿和字同義異（換義）：它們都和語義有關，可稱為語義類型的辭格。因為它們都是以語義變化來達成修辭效果，看來頗為相似，常常令讀者混淆。筆者以各辭格的獨特要求為基準，將這五個次辭格一一加以辨析。

首先，「語義飛白」強調語境中當事人在使用時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其他四個次辭格則是語境中當事人刻意使用，而非誤用。

其次，「詞義雙關」強調同一個字詞語句在語境中兼含兩種意思，若只有一個意思，則不是雙關；其中衍義析字之「演化」、「語義仿」、「字同義異」有的會有雙關義，則是它們和詞義雙關兼格；有的不會有雙關義，則與詞義雙關無涉。

再次，衍義析字之「演化」強調借形而別解為另一個意思；「語義仿」的仿體是更改本體字形而仿成；「字同義異」若兩個以上詞語都沒有使用別解，則與演化無關，若至少一個詞語使用別解，則是套用演化。

最後，「語義仿」強調仿體是更改本體字形而成的臨時生造詞語；「字同義異」出現的兩個以上詞語屬於同形異義。

**關鍵詞：**語義飛白、詞義雙關、衍義析字、語義仿、字同義異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 **Abstract**

Semantic feibai, meaning pun, xizi of derived semantics, or semantic evolution, semantic simulation and same wor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or semantic changes are all related to semantics and can be called rhetorical figures of semantic types. They all attain rhetorical effects with semantic changes. All of them look quite similar so that readers often find them confusing. The author took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of each rhetorical figures as the standard and then discriminated these five secondary rhetorical figures.

First, “semantic feibai” emphasizes that the person uses the wrong words or mis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the context.

Second, “semantic pun” emphasizes that the same word, phrase, or sentence contains two meanings in the equivalent context. If there is only one meaning, it is not a pun. Among them, Some of “xizi of derived semantics” or semantic evolution, “semantic simulation” and same wor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have puns. It means besides their own original rhetorical figures, they have semantic pun as well. Some of these rhetorical figures does not have pun. It means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emantic pun.

Furthermore, “xizi of derived semantics”, or semantic evolution, emphasizes that it borrows the shap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has different meaning. “Semantic simulation” means the new character is made by changing the original character. As for “same wor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it means if more than two phrases have no other meaning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mantic evolution. If there is one phrase having the other meaning at least, it means it uses semantic evolution.

At last, “semantic simulation” emphasizes the creating new character is made by changing the shape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 as. It is a temporarily new creating phrase. As for “same wor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it means more than two phrases appear and they belong to same shape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Key words:** Semantic Feibai, Semantic Pun, Xizi of Derived Semantics, Semantic Simulation, Same Wor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 壹、前言

許多人看到透過語義形成的辭格，都認為是「詞義雙關」，這種觀點其實是錯誤的。因為透過語義為媒介而產生的辭格就有五種。如「飛白」中的「語義飛白」是「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所構成的飛白」<sup>1</sup>；「雙關」中的「詞義雙關」是「一個詞語在句中兼含兩種意思」<sup>2</sup>；「析字」中的「衍義析字」是刻意就文字的意義加以分析，而創造出的修辭方式；「仿擬」中的「語義仿」是「仿體和本體之間沒有諧音關係，只就其意義相近或相反而仿擬」<sup>4</sup>；「同異」格中的「字同義異（換義）」是指「在同一語境中，字面相同，但意義不同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互相對照，相映成趣。」<sup>5</sup>：它們都和語義有關，可稱為語義類型的辭格。<sup>6</sup>

因為它們都是以語義變化來達成修辭效果，看來頗為相似，常常令讀者混淆。筆者發現，它們之間常會有兼格現象<sup>7</sup>，若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採用蔡宗陽的辦法。蔡宗陽認為辭格的辨析，必須掌握四個原則：1. 就整體內容而言，2. 就整體形式而言，3. 就部分內容而言，4. 就部分形式而言。<sup>8</sup>這種辨析原則，針對「兼格」現象非常有用。另外，再搭配這五種辭格的獨特性加以分辨，應該可以順利釐清觀念。<sup>9</sup>

- 
- 1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11年12月），頁417。
  - 2 見沈謙：《修辭學》（新北市：空中大學，1996年11月），頁62。
  - 3 改寫自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2年10月），增訂3版，頁215。
  - 4 見魏聰祺：〈論仿擬分類及其辨析〉，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第44卷第1期（2010年4月），頁55。
  - 5 見魏聰祺：〈「同異」格之辨析〉，《臺中師院學報》第19卷第1期（2005年6月），頁119。
  - 6 某位外審教授提出：「儘管作者已盡力為之，但是仍然容易啓人疑問：倒反、婉曲、反諷……等辭格，與語義關聯甚密，為何不加以討論？且細究起來，大部分辭格皆與語義產生某種關聯。果真如此，本文的探究的意義為何？」所言確實有理。筆者之所以選取這五個次辭格作為辨析的對象，是有其原因：一是名稱與「語義」相關，如語義飛白、詞義雙關、衍義析字之演化（語意別解）、語義仿、換義。二是它們經常被混淆誤判。至於「倒反」、「婉曲」……其他辭格之辨析，有待他文之努力。
  - 7 在一句話或一個句羣裡，有兩個以上修辭格搭配使用，稱為「辭格的綜合運用」，也稱為「兼格現象」。它有三種類型：一、連用：在一句話或一個句羣裡，幾個修辭格連續使用。二、套用：有些修辭格「占有」較長的字面，於是其中又包含另一個或幾個修辭格。三、兼用：幾個辭格交集、融合在一起，構成渾然一體的結構，既是此格又是彼格，換一個角度看，又是另一個修辭格。見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6年1月），頁987-990。
  - 8 見蔡宗陽：《應用修辭學》（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5月），頁6。
  - 9 某位外審教授提出：「本論文所討論的五種二級辭格中，詞義雙關之所以可以達成一詞之雙關，乃因詞之多義性；衍義析字、語義飛白則是臨時產生的多義；同異之『字同異義』也是因為詞之多義；仿擬之『語義仿』則是由意義出發，開出其他相近相反之詞語。因此，或可採取另一種探究方式：以『語義』之特性為綱，探究一二代表辭格。譬如，根據語義之『多義/歧義』之特性，以雙關等為例。其餘依此類推。」這或許是一種探討方式，但因筆者對此法尚未通盤考察，且本論文已字數頗多，若臨時加入此一方法，可能未得其利先自亂陣腳，此一方法有待他日再深入探究。

## 貳、語義類型辭格概述

語義類型辭格有五種，<sup>10</sup>茲概述於下：

### 一、「語義飛白」概述

陳望道曰：「明知其錯故意仿效的，名叫飛白。所謂白就是白字的『白』。」<sup>11</sup>楊春霖、劉帆曰：「明知其說錯或寫錯，故意將錯就錯如實記錄或援引下來的修辭方式叫飛白。」<sup>12</sup>

上述定義強調重點有二：一是「明知其錯」或「明知其說錯或寫錯」，是明知有錯，而非不知，若是不知，則是病句。二是「故意仿效」或「故意將錯就錯如實記錄或援引下來」，則是強調飛白的「刻意性」。二家定義以楊春霖、劉帆的定義較完整。但為配合本論文統一用語，因此將「飛白」定義修改為：

說話行文時，明知其說錯或寫錯，故意將錯就錯如實記錄或援引下來的修辭方法，叫做「飛白」。<sup>13</sup>

飛白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分類：一、依方法分，可分為「記誤」、「援誤」、「設誤」、「仿誤」和「推誤」五類；二、依媒介分，可分為「語音飛白」、「字形飛白」、「語義飛白」、「語序飛白」、「語法飛白」、「斷讀飛白」和「邏輯飛白」七類。<sup>14</sup>

黃麗貞所列「用詞飛白」，其定義為「就是用了不正確的詞，造成錯誤之趣」。<sup>15</sup>楊春霖、劉帆認為「語義飛白」，是指：由語義的誤解或錯誤構成的飛白。<sup>16</sup>筆者認為「用錯詞語」和「誤解語義」兩者都是語義飛白。因此重新將語義飛白定義為：「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所構成的飛白，是為語義飛白。」因此，語義飛白可分為「用錯詞語」和「誤解語義」兩類。它們經常與其他語義類型辭格混淆。

### 二、「詞義雙關」概述

黃慶萱曰：「一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的修辭方式，包括字義的兼指，字音的諧聲，

10 某位外審教授提出：「『語義』一詞有其模糊性，『語』的涵蓋面為何？字？詞？句？此點辨析非常重要，因為會關聯討論的範圍與焦點。因此，建議增加對『語義』的討論與界定。」筆者十分感謝該位教授明銳之眼光。本文所謂「語義類型辭格」的「語義」，是與「語音」、「語序」、「語法」的「語」概念相同，指「語言」。所謂「語義」，就是語言所蘊含的意義。因此，語義的「語」是採廣義的解釋，包含字、詞、語、句。

11 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月），頁164。

12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頁989。

13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11年12月），頁403。

14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頁403。

15 見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3。

16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頁990。

語意的暗示，都叫作『雙關』。<sup>17</sup> 沈謙曰：「一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或兼含兩種意義的修辭方法，是為『雙關』。」<sup>18</sup> 這兩個定義大致上已將「雙關」的特點加以說明。但只提到「一語」，容易被誤會為「一個短語」，則無法包括「字」、「詞」和「句」。<sup>19</sup> 所以，為求本論文用語統一，以及內涵完整，因此將上述「雙關」定義修改為：

說話行文時，有意識地使同一個詞語、同一句話，在同一個語境中，同時兼有兩層意思的修辭方法，叫做「雙關」。

這是借助字詞語句中，有諧音或多義的條件，使一個字詞或語句同時兼有字面上和字面外的兩層意思。蔡謀芳曰：「成立一個雙關格，需要具備『引發連想』及『限制連想』兩個條件。由這兩個條件的交互作用來確定作品裏層的含意。」<sup>20</sup>

雙關的媒介，有字音的諧聲、詞義的兼指和語意的暗示，據此可分為諧音雙關、詞義雙關和句義雙關三類。<sup>21</sup>

沈謙曰：「一個詞語在句中兼含兩種意思」，是為「詞義雙關」。<sup>22</sup> 詞義雙關是藉「字義」為媒介而引發聯想，「媒介只是引發連（聯）想的條件，但連（聯）想活動原是十分自由的，若無限制連（聯）想的條件來配合，一個作品的雙關意義將無法確立。而此一『限制條件』，通常就是指『上下文義』。」<sup>23</sup> 如：

一家美容院的隆胸廣告：「只要你敢來，沒什麼『大』不了的！」（司馬不笑《爆笑百分百》，頁 152）

「沒什麼大不了」本指沒什麼嚴重關係，在該語境（隆胸廣告）中，兼指沒什麼胸部是無法隆乳變大的。詞義雙關容易和其他語義類型辭格混淆，需要辨析。

### 三、「衍義析字」概述

陳望道曰：「字有形、音、義三方面，把所用的字析為形、音、義三方面，看別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連，隨即借來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名叫析字辭。」<sup>24</sup> 這個定義大致把析

17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 3 版，頁 432。

18 見沈謙：《修辭學》，頁 62。

19 某位外審教授提出疑問：「探討『詞義雙關』時，說：『只提到「一語」，則無法包括「字」、「詞」、「句」』，頗令人費解。」在此說明如下：一般說來，語言單位包括字、詞、語、句，狹義的「語」當然無法包含「字」、「詞」、「句」。若是廣義的「語」，則是指「語言」，那就包含「字」、「詞」、「語」、「句」。本文為避免讀者誤會，而說明如上。

20 見蔡謀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臺北市：三民書局，1990 年 12 月），頁 84。

21 見沈謙：《修辭學》，頁 62。

22 見沈謙：《修辭學》，頁 62。

23 見蔡謀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頁 80。

24 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148。



字的內涵做一交待，但文意不太清晰流暢。所以黃慶萱修改為：「在講話行文時，刻意就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加以分析，由此而創造出修辭的方式來，叫作『析字』」。<sup>25</sup> 這個定義就清楚流暢多了。筆者為配合本論文統一用語，因此再將「析字」定義修改為：

說話行文時，刻意就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加以分析，由此而創造出的修辭方法，叫做「析字」。

陳望道依形、音、義的差別，將析字分為「化形析字」、「諧音析字」和「衍義析字」三大類，每大類之下又分三小類。<sup>26</sup> 往後各家學者大都承襲，只在小類有所更改。並增加兼有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析字」。

有關「衍義析字」方面，陳望道曰：「衍釋字義的析字也可分作三式：（甲）是換話達意的，叫做代換；（乙）是隨語牽涉的，叫做牽附；（丙）是彎彎曲曲，演述得似乎有關連又似乎沒有關連，必須細細推究纔能明白的，叫做演化。」<sup>27</sup>

其中「演化」一項，是指：由字義推演變化而成。<sup>28</sup> 它和「語意別解」其實內涵相同。

所謂「別解」，是指「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臨時賦予一個詞語以原來不曾有的新義」。<sup>29</sup> 史塵封認為：「別解，實際上是指一個詞的一種特殊解釋，這個特殊解釋，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形成的。……其所以『特殊』，是因為別解中的解釋不能按一般詞義來理解，而只能依照特定語言環境的特殊意義去解釋。」<sup>30</sup>

「別解」可分為「諧音別解」和「語意別解」兩類。楊春霖、劉帆認為「語意別解」是：「利用字詞的多義現象，別解詞義和語義」。<sup>31</sup> 筆者認為「演化」和「語意別解」都是有意地利用字詞語義，而「將意義推演變化」和「別解意義」，二者其實相同。觀黃慶萱所舉「演化」例子，也都與「語意別解」有關。如：將「姓出名六斤」的「出六斤」，故意別解為「超出六斤」；將「非夫人之力不及此」的「夫人」（原指彼人秦穆公）別解為「沈復的夫人」；將「堯典舜典」的「典」（原指典籍）別解為「典當」；將「真理是赤裸裸的」的「赤裸裸」（原借喻不被遮掩）別解為「一絲不掛」；將「硬東西」的「硬」（原是形容詞）別解為「硬在一起」的「硬」（動詞）；將「尼采」的「尼」（原是語素，無義）別解為「尼在一起」的「尼」（動詞，結合）；將成藥名「鼻特靈」別解為「鼻子特別靈」；將「羞死了」（原指羞愧到極點）別解為「羞愧上吊死了」；將「兵變」（原指軍事政

25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215。

26 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156。

27 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156。

28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224。

29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頁172。史塵封也有類似的定義：「在特定的語言環境裡，有的詞語臨時被賦予了新義，對詞語所產生的新義加以巧妙地運用，我們稱它為別解。」見史塵封：《漢語古今修辭格通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頁215。

30 見史塵封：《漢語古今修辭格通編》，頁220、221。

31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頁172。

變) 別解為「男友服役當兵，女友感情生變」<sup>32</sup>：可見「演化」就是「語意別解」。它和其他語義類型辭格容易混淆。

#### 四、「語義仿擬」概述

黃慶萱曰：「刻意模仿前人作品中的語句形式，甚至篇章格調，藉由原作在讀者心中早已存在的熟悉印象，引發出新的特殊的旨趣，有時更帶有嘲弄諷刺意味的，叫做『仿擬』。」<sup>33</sup>該定義只提到「模仿前人作品中的語句形式，甚至篇章格調」，一則範圍較小，二則沒有說明「換上新內容」，本文則將之改為「刻意模仿前人作品的形式，換上新內容」，因此將上述「仿擬」定義修改為：

說話行文時，刻意模仿前人作品的形式，換上新內容，藉由原作在讀者心中早已存在的熟悉印象，引發出新的特殊的旨趣，有時更帶有嘲弄諷刺意味的修辭方法，叫做「仿擬」。<sup>34</sup>

仿擬是舊瓶裝新酒，亦即承襲套用舊有的形式，換上新的內容，它的內容，與原作雖然不同，但形式結構卻為讀者所熟知，常令讀者感覺親切、熟稔，因而產生共鳴。

仿擬的基本要件有二：即本體和仿體。「本體」是指被仿擬的原形體，「仿體」是指新造的形體。黃麗貞則稱為「原形體」和「新擬體」。<sup>35</sup>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則稱為「原形體」和「變形體」。<sup>36</sup>

仿擬的分類，可以依不同標準作不同的分類：一、依表達效果來分，可分為「仿效」和「仿諷」兩類；二、依語法單位來分，可分為「仿詞」、「仿語」、「仿句」、「仿段（章）」和「仿篇」五類；三、依仿擬媒介來分，可分為「諧音仿」、「語義仿」、「換序仿」、「格式仿」和「語體仿」五類；四、依仿擬對象來分，可分為「名言仿擬」和「當前仿擬」兩類；五、依仿擬結構來分，可分為「明仿」和「暗仿」兩類。<sup>37</sup>

仿擬當中，仿體和本體之間沒有諧音關係，只就其意義相近或相反而仿擬，是為語義仿。<sup>38</sup>它和其他語義類型辭格容易混淆。

#### 五、「字同義異」概述

楊春霖、劉帆曰：「把字數相等，字面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兩個以上的詞或短語，

32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224、234。

33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93。

34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頁347。

35 黃麗貞曰：「我把被仿擬的詞、語、句、篇，叫做『原形體』，新造的詞、語、句、篇，叫做『新擬體』。」見黃氏著：《實用修辭學》（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00年4月），頁387。

36 見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6年1月），頁594。

37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頁347。

38 見魏聰祺：〈論仿擬分類及其辨析〉，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第44卷第1期（2010年4月），頁55。

放在同一語境中互相對照的修辭手法叫同異。<sup>39</sup>但是這種定義只就「字有同異」而言，它只能算是「同異」格的狹義定義。本文則是以廣義的角度為「同義」下定義：

說話行文時，有意將某一語境中，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並提，形成對照的修辭方法，叫做「同異」。<sup>40</sup>

本文之所以如此下定義，乃因筆者認為「同異」的內涵，可以分為五類：亦即同異格之分類，依同異點為根據，可以分為「音同字異」、「字有同異」、「字同序異」、「字同字數異」、「字同義異」等五類。因為有「字同字數異」，所以將「字數相等」刪除；因為不只是「字有同異」，所以只強調「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即可，而把「字面」兩字刪除。

同異格之分類，依同異點為根據，可以分為「音同字異」、「字有同異」、「字同序異」、「字同字數異」、「字同義異」等五類。<sup>41</sup>

其中，「字同義異」是指：在同一語境中，字面相同，但意義不同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互相對照，相映成趣。透過「字同」使讀者有類似之感，但因「義異」卻有完全不同的內涵，於是產生「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辨析效果。

「字同義異」，一般稱為「換義」。所謂「換義」是指：「利用某些詞語的多義性，在一定語境中，將原本表示彼義的詞語用來表示此義，並使這兩種意義互相關聯起來。」<sup>42</sup>由上述定義可知「字同義異」和「換義」其實是相同的。它和其他語義類型辭格容易混淆。

## 參、語義類型辭格辨析

語義飛白、詞義雙關、衍義析字之演化、語義仿擬和字同義異，這五種透過語義為媒介的次辭格，它們之間有所交集，也有所區別。

### 一、「語義飛白」與其他辭格之辨析

「語義飛白」是指「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所構成的飛白」。強調「用錯」或「誤解」的犯錯，而其他四個次辭格並非犯錯。

#### (一) 語義飛白

語義飛白依當事人有意或無意而有兩種類型：

##### 1. 當事人有意

當事人故意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如：

39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頁 646。

40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頁 491。

41 見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頁 491。

42 見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頁 125。



同學們故意學阿扁：「台灣的志工對社會的貢獻，真是罄竹難書。」（筆者擬句）

「罄竹難書」只用於壞事，志工做的是善事，不該用此成語。同學們故意加以援用。

他故意模仿孩子造句：「我的母親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筆者擬句）

「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不該用在母親身上。他故意用錯，以製造趣味。

## 2. 當事人無意，被他人故意記錄或援用

當事人無意中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而被其他人故意記錄或援用。如：

（旦念書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貼）「是了。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內關著個斑鳩兒，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明·湯顯祖《還魂記·閨塾》<sup>43</sup>）

丫鬟將「關關雎鳩」誤解為「關在籠子裡的斑鳩」；將「河之洲」誤解為「姓何的知州」；而被作者湯顯祖有意安排進入情節。前者是語義飛白，後者是語音飛白。

某日上課時，大呆突然舉手：「報告老師，我想上廁所。」老師：「好吧！下不為例，幾號？」大呆：「報告老師，大號！」老師：「我是問座號。」（彰化·謝豐全〈會錯意〉，《時報周刊》第1304期，2003年2月18日～2月24日，頁95）

老師問：「幾號？」是指座號幾號；大呆誤會為小便還是大便，所以回答「大號」。笑話作者故意加以記錄，是為語義飛白。

一個老婦到一家報館刊登訃聞。

「那麼費用如何計算呢？」老婦問報館的人員。

「每一英吋一百塊錢。」

「天哪！」老婦驚叫了起來：「我那死鬼足足有六英呎高呢！」（李大同：《傑克，這真是太好笑了》，頁21）

報館的人員說：「每一英吋一百塊錢」，是說刊登訃聞版面大小；老婦誤會為死者體積大小。笑話作者故意加以記錄，是為語義飛白。

43 見明·湯顯祖：《繡刻還魂記定本》（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1978年10月），頁15。

## (二) 詞義雙關

詞義雙關是有意造成一個詞語兼含兩種意思或關顧兩種事物，並非誤用。如：

兵役延長一年，已引起大學生的公憤。

「公憤」的「公」字，兼指「公眾」和「男性諸公」，並非犯錯。

七十二年大學聯考「地理」科試題答案錯誤，希望明年「歷史」不會重演！<sup>44</sup>

「歷史」兼指「歷史科」和「答案錯誤的歷史」，並非犯錯。

## (三)「衍義析字」之「演化」

演化（語意別解）是有意將意義推演變化，亦即別解意義。如：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宋·李昉編《太平廣記》248卷引《啓顏錄》）<sup>45</sup>

將「姓出名六斤」的「出六斤」，故意演化別解為「超出六斤」，而斟酌定為「六斤半」，並非犯錯。

## (四)「仿擬」之「語義仿」

仿擬當中，仿體和本體之間沒有諧音關係，只就其意義相近或相反而仿擬，是為語義仿。它又可分為近義仿和反義仿兩類：

### 1. 近義仿

仿體和本體意義相近的仿擬，稱為「近義仿」，又稱「類仿」。如趙寧〈餃子大王〉：

趙某人第一次吃鮮魚餃子十分的猴急，囫圇吞「餃」，一口一個，吃到最後，面色發白，冷汗直流，非常的丟臉。<sup>46</sup>

「囫圇吞餃」是仿「囫圇吞棗」而成的近義仿語，而且是個生造語，尚未成為固定用法。

44 見沈謙：《修辭學》，頁74。

45 見宋·李昉編：《太平廣記》（臺北市：西南書局，1983年1月），頁1919。

46 見趙寧：《談笑風生趙茶房》（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3年2月），頁42。

拋佛引玉 兩岸感性交流

法鼓山慨捐隋代古佛頭回歸大陸 盼喚起保護古文物精神<sup>47</sup>

「拋佛引玉」是仿「拋磚引玉」而成的近義仿語，而且是個生造語，尙未成爲固定用法。

## 2. 反義仿

仿體和本體意義相反的仿擬，稱爲「反義仿」，又稱「反仿」。如梁實秋〈男人〉：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原是人的通病；但是言談的內容，卻男女有別。……男人談的是另一套。……他們好議論人家的陰私，好批評別人的妻子的性格相貌。「長舌男」是到處有的，不知爲什麼這名詞尙不甚流行。

「長舌男」是仿「長舌婦」而成的反義仿詞，而且是個生造詞，尙未成爲固定用法。

海峽兩岸關係的錯綜複雜，就是因爲兩岸領導人不學「有」術，在政治上翻雲覆雨，各顯神通，自以爲天縱英明。

「不學有術」是仿「不學無術」而成的反義仿語，而且是個新造語，尙未成爲固定用法。

上述語義仿（包括近義仿和反義仿），都是當事人有意爲之，並非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因此和語義飛白無關。語義仿因仿體和本體字面不同，語音也不同，不容易被用錯或誤解；而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的語義飛白，因本體和飛白體字面都相同，無法形成生造詞語的仿體；因此，筆者尙未找到兩者造成混淆的情況。

## （五）「同異」之「字同義異」

「語義飛白」和「字同義異」的差別如下：

### 1. 單純的「語義飛白」

語境中「本體」和「飛白體」並未同時出現，無法構成相互映照的「同異」效果，則只是純粹的「語義飛白」。

(1) 只有「本體」，「飛白體」並未出現者。如：

老師說，泡麵調味包不要全加較健康。這天小 p 和阿呆去買泡麵。p：「呆，你先幫我泡，我去丟垃圾。」呆：「喔。」呆拿起調味包問：「全加嗎？」p 聽了之後心想：「全家？明明就是在 OK 買的啊！」於是很不耐煩地回答：「OK 啦！」呆：「喔。」此時 p 回來一看：「赫！你怎麼『全加』了！」（台中·小 p〈便利商店〉，《時報周刊》第 1306 期，2003 年 3 月 4 日～3 月 10 日，頁 99）

47 見《中國時報》91 年 12 月 17 日 5 版。

兩個「OK」，小p的意思都是指「OK 便利商店」，所以並無「字同義異」的「同異」效果；但是第二個「OK」（本體），卻被阿呆誤會為「好的，沒問題」（飛白體）；而且只出現本體，沒有出現飛白體，所以這只是單純的「語義飛白」。

董事長：「我叫你去買一些『白手套』，你找這些身分證影本給我幹什麼？你這總務課長是怎麼當的？」總務課長：「抱歉！抱歉！原來您說的是真的白手套，不是指『人頭』。」（《時報周刊》第 1284 期，2002 年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頁 99）

兩個「白手套」，都是指白色的手套，因此無法構成「字同義異」的「同異」效果；不過一開始總務課長將它誤會為「人頭」，則是單純的「語義飛白」。

(2) 只有「飛白體」，「本體」並未出現者。如：

阿鴻感慨地說：「經濟不景氣，國營事業也加入搶錢一族了，不但台糖、台鹽一直有新產品，連台鐵的鐵路便當最近也大力推廣。」阿傑接著說：「對啊！政府還真厲害，竟然還未營運的單位也都推出產品了！」

「什麼單位這麼厲害？」阿鴻搔著頭問。

「高鐵啊！」，阿傑得意地說：「高鐵都還沒建，就開始廣告『高鐵牛奶』、『高鐵奶粉』這些周邊產品了。」（《時報周刊》第 1289 期，2002 年 11 月 5 日～11 月 11 日，頁 103）

四個「高鐵」，阿傑的意思都是指「高速鐵路」，所以並無「字同義異」的「同異」效果；但是第三、第四個「高鐵」，本義應是指「高單位鐵質」（本體），卻被阿傑誤會為「高速鐵路」（飛白體）；而且意義上只出現飛白體，沒有出現本體，所以這只是單純的「語義飛白」。

(3) 「本體」和「飛白體」都未出現者。如：

有一個電腦工程師在下班後，開車到加油站加油。雖然已經下班，但他滿腦子依然是電腦程式。加油站人員等車停好以後問：「您好，請問您是九五還是九八？」工程師：「都不是，我是用二〇〇〇。」（《時報周刊》第 1296 期，2002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30 日，頁 99）

此例加油站人員問「九五還是九八」，是指汽油成分；電腦工程師誤解為視窗等級，所以回答「二〇〇〇」，是指「window2000」。字面上本體和飛白體都有所省略，並無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同詞語，所以不是「字同義異」的「換義」，只是單純的「語義飛白」。

## 2. 單純的「字同義異」

「字同義異」所映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它們之間如果沒有飛白關係，則與「語義飛白」完全無關。它只是單純的「字同義異」。如：

有本事的學者，能夠考證出各種文學作品的本事。(筆者擬句)

前一個「本事」是指「本領」，後一個「本事」是指「原本的故事情節」。兩者之間，並無「飛白」關係，所以只是單純的「字同義異」。

最「不人道」的死刑是什麼？答案也是「不人道」，也就是讓人不能人道，這在古時候稱為「宮刑」，若用一個俏皮字形容，就是讓「太」字的下方一點去掉變成「大」，男人少了這一點，面對太太或女友，一定死得很難看。碰到宮刑，你就了解為什麼「萬貫家財，不如一『枝』在身」。(陳邦〈死刑替天行道，給他不人道〉，《聯合晚報》2001年6月16日17版)

前一個「不人道」是指「不符人道主義」；後一個「不人道」是指「不能人道」。

ABC教abc視障生會笑了(記者張幼芳／台北報導，《聯合報》2006年8月19日A6生活版)

前一個大寫的「ABC」(America Born Chinese)是指從小到美國的留學生，後一個小寫的「abc」是以部分借代全部的英語。

## 3. 「字同義異」和「語義飛白」兼格

如果「本體」和「飛白體」在同一語境中出現，形成映照的效果，則是「字同義異」和「語義飛白」的兼格現象。如：

奶奶看得懂的中文字不多，偏偏她看得懂的字卻又讓她出醜。話說有一天奶奶在老人會館看電視，她隨手轉到一個正在教人煮菜的節目，螢光幕上方這時正好打出了「作法」兩個大字，下方則是一盤盤的蔬果以及作法的步驟。只見奶奶就自以為是地跟大家說：「等一下會有道士出來『作法』，那些蔬果都是道具……。」(《時報周刊》第1285期，2002年10月8日～10月14日，頁100)

第一個「作法」，是指食物的製作方法；第二個「作法」，是奶奶誤會為「道士作法」，這是「語義飛白」；而且兩個「作法」，在同一語境中，互相映照，形成「字同義異」的「同異」修辭效果。



阿毛騎機車載著女朋友，打算去加油站加油。沒想到就在到達加油站的時候，阿毛的假髮，因為風太大而被風吹走了。在女朋友面前，第一次露出禿頭的阿毛，倒也真能處變不驚。他先把車停下來，準備回頭去撿他的假髮；阿毛把車子交給後座的女友，說：「我去撿假髮，妳幫我加油！」女友說：「好！你趕快去——」阿毛往後跑，去撿假髮。這時，阿毛的女友開始做著啦啦隊的動作，大聲的喊：「加油！加油！加油……」（莊孝偉《無笑退錢1》，頁159）

第一個「加油」，是指「加汽油」；第二、三、四個「加油」，是女友誤會為「鼓勵加油」，這是「語義飛白」；而且前後兩種「加油」，在同一語境中，互相映照，形成「字同義異」的「同異」修辭效果。

## 二、「詞義雙關」與其他辭格之辨析

除了「語義飛白」已辨析外，筆者發現，形成詞義雙關的方法，可以透過演化（語意別解）、語義仿來達成。但是運用這二種方法，有的有雙關義，有的沒有雙關義，這就是詞義雙關和這二種次辭格的區別。另外，字同義異也會有這種現象，需要與詞義雙關加以辨析。

### （一）「詞義雙關」有別於「演化」

運用演化（語意別解）手法，有的會有雙關義，有的則沒有雙關義。有雙關義的，屬於詞義雙關和演化的兼格現象；沒有雙關義的，只是單純的演化。

#### 1. 有雙關義的「演化」

有雙關義的演化，是指在該語境中，除了有別解體的字面意義外，還兼含本體原義。如：

麻將大賽老出狀況

眼力不佳 叫吃、叫碰 動作緩慢 牌擺不好弄翻牌 旁觀者捧腹大笑<sup>48</sup>

埔里菩提長青村組合屋，為獨居的阿公、阿婆舉辦別開生面的「長青新年麻將大賽」。由於老人動作遲緩，眼力又不佳，比賽狀況百出，圍觀者捧腹大笑。「老出狀況」的「老」字，本指「常常」，此例除了原義之外，還兼含語境特有的演化別解後意義「老人」。

大有看頭 昆蟲展桃園場現人潮<sup>49</sup>

報載：「巨大昆蟲生態教育博覽會」桃園場邁入開展第二天票房依舊亮麗，計萬人湧入參觀。此例「大有看頭」的「大」字，本指「很」，此例除了原義之外，還兼含語境特有的演化別解後意義「體型龐大」。

48 見《中國時報》19版，2003年2月9日。

49 見《中國時報》19版，2003年3月2日。

真是「羞死了」！

少女好事被撞破 回家上吊自殺了（某報新聞標題）<sup>50</sup>

「羞死了」原義是指「羞愧到極點」。此例將之演化為「羞愧上吊死了」。少女一定是「羞愧到極點」，才會上吊自殺。語境中兼有「羞愧到極點」和「羞愧上吊死了」兩義，所以是「雙關」。

## 2. 無雙關義的「演化」

無雙關義的演化，是指在該語境中，只有別解體的字面意義，並不合本體原義。如：

破案了——打破板橋站前個案行情（站前喜來登房屋）

「破案了」原指案件偵破了。此例語境中原義不在，只有演化後的新義：打破板橋站前個案行情。

兵變！燒情敵機車釀禍，軍人落網。（《聯合報》新聞標題）<sup>51</sup>

「兵變」的原義是指：軍隊叛變。此例語境中原義不在，只有演化後的新義：當兵時，女友感情生變。

以前的「孝子」是孝順其父母之子，今之所謂「孝子」乃是孝順其孩子之父母。（梁實秋《雅舍小品·孩子》）<sup>52</sup>

「孝子」的原義是「孝順父母的孩子」，此例「今之所謂『孝子』」語境中原義不在，只有演化後的新義：「父母孝順孩子」。

## （二）「詞義雙關」有別於「語義仿」

「詞義雙關」必須一語同時兼含兩層意義；「語義仿」的仿體必須與本體形態相同，而且是生造詞語。運用語義仿手法，有的會有雙關義，有的則沒有雙關義。有雙關義的，屬於詞義雙關和語義仿的兼格現象；沒有雙關義的，只是單純的語義仿。

### 1. 有雙關義的「語義仿」

一方面具有「語義仿」的形式特點，同時具有「詞義雙關」的意義內涵。亦即除了仿體的意義外，還兼有本體的意義。如：

我就這樣胸滿意足了（豐胸廣告）<sup>53</sup>

50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234。

51 見黃慶萱：《修辭學》，增訂3版，頁234。

52 見張春榮：《修辭行旅》，頁271。張氏將此例視為「諧義雙關」，則有待商榷。

53 見《聯合報》1988年2月11日17版。

「胸滿意足」是仿「心滿意足」而成的近義仿語，而且是個生造語，尙未成爲固定用法。此例「胸滿意足」兼有雙關，是說胸部豐滿也就心滿意足了。一般而言，近義仿的仿體和本體類似相近，往往容易形成詞義雙關。

## 2. 無雙關義的「語義仿」

只具有「語義仿」的形式特點，並無「詞義雙關」的意義內涵，亦即只有仿體的意義，而不兼有本體的意義。如趙寧〈洗澡與我〉：

諸君有所不知，趙茶房天生的藝低人膽小，什麼事都害怕。<sup>54</sup>

「藝低人膽小」是仿「藝高人膽大」而成的反義仿語，而且是個生造語，尙未成爲固定用法。此例只有仿體「藝低人膽小」的意思，而無本體「藝高人膽大」的意思，因此不是雙關。一般而言，反義仿的仿體和本體意義相反，因此不會形成詞義雙關。

### (三)「詞義雙關」有別於「字同義異」(換義)

楊春霖、劉帆曰：「換義也不同於詞義雙關。雖然二者都是借助詞語的多義性而獲取修辭效果的。但是雙關只是用一個詞語表示雙層含意；而換義必須用兩個形同的詞語表示不同的含意。」<sup>55</sup>這個說法只點出兩者的不同，而沒有說出兩者的交集。其實，「字同義異」現象，有的會有雙關義，有的則沒有雙關義。有雙關義的，屬於詞義雙關和字同義異的兼格現象；沒有雙關義的，只是單純的字同義異。

#### 1. 有雙關義的「字同義異」

一方面具有「字同義異」的形式特點，同時具有「詞義雙關」的意義內涵。如：

爸爸動心臟手術，「開心」出院，全家也都「開心」。(筆者擬句)

第一個「開心」兼指「心臟開刀」和「開心快樂」兩義，屬詞義雙關；第二個「開心」專指「開心快樂」。語境中兩個「開心」字同義異，相互映照，形成換義的修辭效果。

政府加稅引起的「公憤」，比將男性兵役延長一年的「公憤」更大。(筆者擬句)

第一個「公憤」專指「公眾憤怒」一義；第二個「公憤」兼指「公眾憤怒」和「男性諸公憤怒」兩義，屬詞義雙關。語境中兩個「公憤」字同義異，相互映照，形成換義的修辭效果。

#### 2. 無雙關義的「字同義異」

54 見趙寧：《談笑風生趙茶房》，頁 80。

55 見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頁 146。

無雙關義的字同義異，是指在該語境中，只具有「字同義異」的形式特點，而不具有「詞義雙關」的意義內涵。如：

幾個相當用功的學生興沖沖地給老師送上了幾道答題卷子。他們說，他們已經做出來了，能夠證明那個德國人的猜想了。……「你們算了！」老師笑著說，「算了！算了！」「我們算了，算了。我們算出來了！」「你們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說，你們算了吧，白費這個力氣做什麼？……」（徐遲〈哥德巴赫猜想〉）<sup>56</sup>

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個「算了」，是老師所說的，指「放棄吧」；第四、第五個「算了」，是學生們說的，指「計算了」。師生之間雖然都是用「算了」一詞，但其意義卻是不同。

甲婦：「我家兒子經常弄壞電器，幸好他老爸會修理。」

乙婦：「我家孩子也經常破壞東西，也幸好他爸會修理。」

甲婦：「妳先生也會修理東西？」

乙婦：「不，他會修理孩子。」

甲婦說的「修理」是指「修理電器」，乙婦說的「修理」是指「處罰孩子」。兩個「修理」意義所指不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詞義雙關」是從內容上來說的，必須一語兼含兩種意思；「語義仿」、「演化」和「字同義異」都是從方法或形式上來說的。它們有的有雙關義，有的沒有雙關義，不可與詞義雙關混為一談。

### 三、「演化」和其他辭格之辨析

除了「語義飛白」和「詞義雙關」已辨析外，演化和其餘辭格之辨析如下：

#### （一）「演化」有別於「語義仿」

語義仿不論是近義仿或反義仿的仿體，其字形都是從本體更改而來；而演化（語意別解）是借形而別解新義<sup>57</sup>，它並沒有更改本體的字形，只是別解其義。因此，兩者之間不易造成混淆。

##### 1. 更改字形的「語義仿」

不論是近義仿或反義仿，其仿體都是從本體的字形更改而來。如：

56 見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頁 127。

57 黃慶萱早期將「借形」和「演化」分開，後來將「借形」刪除而併入「演化」。如「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堯典舜典」兩例，原屬「借形」，後來歸為「演化」。見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1988年3月），增訂再版，頁 163；及黃慶萱：《修辭學》，增訂 3 版，頁 224。可見「借形」和「演化」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

某人諷刺政敵，希望他這次出征「旗開得敗」。(筆者擬句)

「旗開得敗」是仿「旗開得勝」而成的反義仿，仿體是將本體的字形更改一個反義字，不會是演化。

資本家想押寶政治人物，也必須「錢出有名」，否則，會啓人疑竇。(筆者擬句)

「錢出有名」是仿「師出有名」而成的近義仿，仿體是將本體的字形更改一字，不會是演化。

## 2. 借形別解的「演化」

演化是借用本體字形，而別解為另一個新義，它是用同一個字形而產生新的意義，並沒有更改本體的字形。如：

現在的經濟危機都是被專家害的，所謂專家就是專門害人家！（筆者擬句）

「專家」本義是指專業人員，此例借其形而別解其義，變為「專門害人家」。本義和別解的新義都是從「專家」而來，並沒有更改本體字形。

臺灣廣設大學，造成素質低落，被人嘲笑：大學就是——大概學學。(筆者擬句)

「大學」本義是指高等學校，此例借其形而別解其義，變為「大概學學」。本義和別解的新義都是從「大學」而來，並沒有更改本體字形。

## (二)「演化」有別於「字同義異」

「演化」強調內涵上借其形而別解其義；「字同義異」強調形式上兩個或兩個以上同形詞語前後映照。它們之間有所區別，也有所交集。茲辨析於下：

### 1. 單純的「演化」

內涵上借其形而別解其義，但形式上無法形成前後映照的同異現象，則只是單純的「演化」。如：

婚姻是「美好」的：只有女人夠「美」，男人才肯說「好」。(朱德庸《粉紅濶女郎》，頁18)



此例將並列式合義複詞「美好」，析詞別解為「只有女人夠『美』，男人才肯說『好』」。字面上只有「美好」和「只有女人夠『美』，男人才肯說『好』」，形式上並無「同異」的映照關係。

所謂完美的女人，就是整容手術後，你的錢用完了，她就變美了。(朱德庸  
《粉紅濼女郎》，頁 48)

此例將並列式合義複詞「完美」，析詞別解為「你的錢用完了，她就變美了」。字面上只有「完美」和「你的錢用完了，她就變美了」，形式上並無「同異」的映照關係。

男人有時對老婆也會說情話——「情」勢所逼說出的「話」。(朱德庸《粉紅濼  
女郎》，頁 123)

此例將偏正式合義複詞「情話」，析詞別解為「『情』勢所逼說出的『話』」。字面上只有「情話」和「『情』勢所逼說出的『話』」，形式上並無「同異」的映照關係。

放映員忙亂中倒放了膠片，銀幕上人物、飛機、汽車全是「倒行逆施」，惹得  
人們捧腹大笑。(張杰《方舟》)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違反常理，現多指做某一違背歷史潮流的壞事。此例則將成語的常規意義擱置，激活它的語源意義，將之別解為「倒過來行走」。字面上只有一個「倒行逆施」，所以無法形成前後映照的「同異」效果。

## 2. 單純的「字同義異」

「字同義異」所映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它們之間如果沒有借形別解關係，則與「演化（語意別解）」完全無關。它只是單純的「字同義異」。如：

老王的孫子想學兵法，成為春秋時代的孫子。(筆者擬句)

前一個「孫子」是指「兒子的兒子」，後一個「孫子」是指「孫武」。兩者之間，只有「同異」的映照，並無別解關係。

資優生和臨時抱佛腳的差別：一個是我看完了，另一個是我看完了。

資優生的「我看完了」，是指我把書看完了；臨時抱佛腳的「我看完了」，是指我認為這次考試完蛋了。兩種意思都是該語原有的意思，並沒有別解新義。

## 3. 「字同義異」套用「演化」

形式上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形而異義的詞語前後映照，內涵上只要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詞語使用演化，即構成「字同義異」套用「演化」。如：

所謂多元入學方案，其實就是多元入學，有錢人的入學方案。(筆者擬句)

第一個「多元」，是指「多管道」；第二個「多元」，是指「很多錢」，已構成「字同義異」的映照關係。並且是將多管道別解為多錢。

某歌廳，有一女歌手正引吭高歌。聽眾甲：「怎麼這麼難聽！」聽眾乙：「喂！唱歌的是我太太！」聽眾甲：「我是說這首曲子很難聽。」聽眾乙：「這首曲子是我作的。」聽眾甲：「我是說這首曲子被樂隊演奏得很難聽。」聽眾乙：「樂隊成員可都是我的家人呢！」聽眾甲：「我是說聽眾太吵了，樂隊的演奏很『難聽』得清楚啊……。」(《時報周刊·解頤篇》第 1289 期，2002 年 11 月 5 日～11 月 11 日，頁 103)

聽眾甲所說的「難聽」，本是指「女歌手唱的難聽」；後來轉為「曲子難聽」、「樂隊演奏難聽」，最後，別解為「很難聽得清楚」。前三個「難聽」是指「不好聽，技巧差」，最後一個「難聽」是指「很難聽清楚」，「本體」和「別解體」同時出現，所以構成「字同義異」的映照關係。

#### 四、「語義仿」和「字同義異」之辨析

除了「語義飛白」、「詞義雙關」和「演化」已辨析外，剩下「語義仿」和「字同義異」之辨析。

「語義仿」強調仿體必定和本體的字形不同，且為生造詞語；「字同義異」強調兩個或兩個以上同形異義詞語前後映照，字形相同。它們之間有所區別，並無交集。

##### (一) 更改字形的「語義仿」

語義仿的「仿體」是更改「本體」字形而來，因此，本體和仿體字形不會完全相同。如：

牛先生「牛不停蹄」趕赴新單位，來個「走牛上任」。(筆者擬句)

仿體「牛不停蹄」、「走牛上任」，分別是更改本體「馬不停蹄」、「走馬上任」字形而成的近義仿。

色情小說是「開卷無益」。(筆者擬句)

仿體「開卷無益」是更改本體「開卷有益」字形而成的反義仿。

## (二) 同形異義的「字同義異」

「字同義異」所映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是同形異義，而非更改本體字形。如：

最地道的遊金門，就是去參觀縱橫交錯的地道網絡。(筆者擬句)

前一個「地道」是指「純粹、真正的」，後一個「地道」是指「地下通道」。它們是同形異義。

這篇文章的大意是說：凡事不可大意。(筆者擬句)

前一個「大意」是指「大概的意思」，後一個「大意」是指「疏忽、不注意」。它們是同形異義。

浪女跟貞女的差別：一個不讓你睡，另一個不讓你睡。

浪女的「不讓你睡」，是指整夜縱慾，不讓你睡覺；貞女的「不讓你睡」，是指不讓你上床睡她。兩者同形異義。

## 肆、結論

經由上述辨析，五種語義類型的次辭格各有自己的特色，它們之間有某些地方形成兼格現象。

首先，「語義飛白」強調語境中當事人在使用時用錯詞語或誤解語義；其他四個次辭格則是語境中當事人刻意使用，而非誤用。

其次，「詞義雙關」強調同一個字詞語句在語境中兼含兩種意思，若只有一個意思，則不是雙關；其中衍義析字之「演化」、「語義仿」、「字同義異」有的會有雙關義，則是它們和詞義雙關兼格；有的不會有雙關義，則與詞義雙關無涉。

再次，衍義析字之「演化」強調借形而別解為另一個意思；「語義仿」的仿體是更改本體字形而仿成；「字同義異」若兩個以上詞語都沒有使用別解，則與演化無關，若至少一個詞語使用別解，則是套用演化。

最後，「語義仿」強調仿體是更改本體字形而成的臨時生造詞語；「字同義異」出現的兩個以上詞語屬於同形異義。

## 誌謝

本文為 106 年度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補助專案研究計畫《「同異」創作教學研究》(NTCU106210) 之部分成果。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臺北市：西南書局，1983 年 1 月。  
明·湯顯祖：《繡刻還魂記定本》，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 10 月。

### 二、今人專著

- 史塵封：《漢語古今修辭格通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司馬不笑：《爆笑百分百》，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99 年 9 月。  
朱德庸：《粉紅濼女郎》，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  
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6 年 1 月。  
沈謙：《修辭學》，新北市：空中大學，1996 年 11 月。  
李大同：《傑克，這真是太好笑了》，臺北市：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4 月。  
杜淑貞：《現代實用修辭學》，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3 月。  
林煥彰編著：《兒童詩選讀》，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81 年 4 月。  
徐國珍：《仿擬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  
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6 年 1 月。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 月。  
張春榮：《修辭行旅》，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 月。  
張春榮：《修辭新思維》，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  
莊孝偉：《無笑退錢 1》，臺北市：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3 月。  
莊孝偉：《無笑退錢 2》，臺北市：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3 月。  
深藍憂鬱：《笑話專門店之笑話嘉年華》，臺北市：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1988 年 3 月，增訂再版。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2 年 10 月，增訂 3 版。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00 年 4 月。  
楊春霖、劉帆主編：《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  
愚庸笨：《中國文字的創意與趣味》，臺北市：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11 月。  
趙寧：《談笑風生趙茶房》，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3 年 2 月。  
蔡宗陽：《應用修辭學》，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 年 5 月。

- 蔡謀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臺北市：三民書局，1990年12月。
- 關紹箕：《實用修辭學》，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9月。
- 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11年12月。
- 韓廷一：《挑戰歷史——超時空人物訪談》，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4月。

### 三、期刊論文

- 黃慶萱：〈辭格的區分與交集〉，見中國修辭學會主編：《修辭論叢》第一輯，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8月，頁1-14。
- 魏聰祺：〈「同異」格之辨析〉，《臺中師院學報》第19卷第1期，2005年6月，頁115-143。
- 魏聰祺：〈論仿擬分類及其辨析〉，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第44卷第1期，2010年4月，頁47-72。

### 四、報紙

- 《中國時報》19版，2003年2月9日。
- 《中國時報》19版，2003年3月2日。
- 《聯合報》17版，1988年2月11日。
- 《聯合報》A6生活版，2006年8月19日。
- 《聯合晚報》17版，2001年6月16日。

### 五、雜誌

- 《時報周刊》第1284期，2002年10月1日～10月7日，頁99。
- 《時報周刊》第1285期，2002年10月8日～10月14日，頁100。
- 《時報周刊》第1289期，2002年11月5日～11月11日，頁103。
- 《時報周刊》第1296期，2002年12月24日～12月30日，頁99。
- 《時報周刊》第1304期，2003年2月18日～2月24日，頁95。
- 《時報周刊》第1306期，2003年3月4日～3月10日，頁99。